

## 《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

赵明奇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目录学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活动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果。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新思想、新科学、新文艺之书刊的目录学著作大量出现，代表了时代的新潮流，显示了中国现代目录学史的主要特色。然而，在通记古籍、整理传统学术资料方面，亦有着相当可观的成绩，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原名《见书偷闲录》)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解放后，孙殿起先生又出版了《贩书偶记续编》、《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和《北京风俗杂詠》等著作，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财富。但是，一个学历不满初小的人如何写出了传世之作，一个跻身商界的贩书人如何博得文人学者们的钦佩，这其中有什么桥梁，这其中有什么必然，鲜有研究。我们认为，联系孙殿起先生生平，探讨其治学道路；联系其学术成就，总结其治学特点；无论是对于广泛整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还是对于深入开展目录学研究，都有必要。

孙殿起，字耀卿，别字翼翁，河北省冀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孙先生仅读过二年私塾、一年小学就因生活艰难而中辍，于十五岁那年投琉璃厂宏经堂书坊当学徒，走上了经

营古书贩卖专业的生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在少年的孙殿起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因幼年失学，所以看到书籍就觉得特别宝贵，宁可不吃不睡，也要把自己要看的书看完。也正是由于他勤奋好学，故而长进很快，一开始便在版本学问方面崭露头角，得到了东家的赏识。一九一六年，孙先生认识了藏书家伦明（字哲如），结为莫逆，并于一九一九年开始为伦氏经营通学斋书店于琉璃厂。此后，他穿梭于街巷胡同，奔波于大江南北，访幽探微，搜残补缺，所见益广，行当益精，对于各家学问之渊源，各门学者之流别，皆了晰于胸，随得一书，眼能鉴别，心有轻重，即刻能辨其优劣。一九二一年，孙先生璧合了失散不下百年的康熙间罕传本曾灿编辑之《过日集》；一九三四年，访得珍贵的高邮王氏三世手稿若干种；一九四五年，又访得传世甚罕的康熙间泰山磁版《周易说略》八卷……于书林中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同时，也在实践活动中为自己治学版本目录打下了厚实的功底。一九三四年，孙先生自编自印《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一九三六年，又编印了《贩书偶记》二十卷。由于国民党政府致力于打内战，搞卖国，对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很不重视，孙先生私人经营资金短绌，所以，这些书当时刊印极少，流传不广。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孙殿起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于一九五五年特聘他为《古旧书刊介绍》编辑委员。在他病重期间，许多领导同志还亲往探视并嘱咐医方予以照顾。一九五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先生辑录的《清代禁书知见录》；一九五九年，上海中华书局重版刊印了《贩书偶记》；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孙先生辑录的《琉璃厂小志》；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孙先生补录的《贩书偶记续编》；一九八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孙先生辑录的《北京风俗杂咏》；此外，有关杂志还发表了孙先生的一些文章。孙殿起先生虽然于一九五八年与世长辞，但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他的著作大部得以行世，他

平生的辛劳终究在社会主义时代得到了昭彰。

孙殿起先生的一生是忙忙碌碌的一生，亦是辛勤笔耕的一生，并无轰轰烈烈，亦无波澜壮阔，然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

其一是他能够打破传统的非读书人不能著书的观念，身凡而心不凡，时移而志不移，毕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孙先生当年立志编书时，曾有同业人规劝他说：“不见人有专门书目焉，能有看尔之书目者乎？”孙先生着手编书时，又有人讥讽他：“徒劳无用”。孙先生不为市民意识所动，不顾毁贬，毅然从之。他“析疑辨异，恒至午夜，饿忘食，倦忘息，不知者疑以为肆务忙也。”<sup>①</sup> 伦明先生取笑说：“使君夙治学如我辈，不知造到若何境地矣。”<sup>②</sup> 孙先生且勤且细，日常中每见一书必翻阅检讨，可取者必亲手笔录，从不苟且。成功之日有人以为孙先生本是天才，岂不知他为了避免遗漏遗忘，有一种书重复著录达二十五次之多。抱病时，孙先生不能亲事写作，乃念念不忘其业，口授资料，叮嘱亲人努力成篇，不可埋没；临终前，他昏迷不醒，但“手指捻捻不息，询其手何为，答曰：‘我正在写稿。’”<sup>③</sup> 足见孙先生把一辈子的心血倾注在何处了。顾颉刚先生曾对他感叹道：“像你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搜集材料的耐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sup>④</sup>

其二是孙先生能够广泛交结文人学者，虚心请教，集思广益，开拓自己的视野。孙先生爱书及人，对文人学者们非常尊重，但凡委托寻书诸事，无不尽心尽力为之。伦明先生的藏书凡某类缺某种，某卷，某卷缺某页，他皆默记于心，久之又久，一一为之觅补。伦先生十分佩服。陈垣先生研究《元典章》需用有关资料，孙先生亲自送书上门，尽可能地带全各种版本的参考书，为陈先生著作《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释例》提供了帮助，陈先生非常满意。此外，夏孙桐编写“续四库全书提要”医学部分，张次溪编辑《燕都风土丛书》等都曾得到孙先生的帮助。在旧社会，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很不发达，文人学者著书立说，参考资料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书肆。其时，文人学者们凡到北京者必逛琉璃厂书肆。由于孙先生诚实谦逊，买卖公道，且精通版本，所以，文人学者皆另眼相看，视为朋友。往往还有这种情况，即学者们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孙先生亦能从野史、笔记等冷僻的书中寻找出来，详人所略。因此，大家更愿意与他交结，鲁迅、周作人、金毓黻、缪荃孙、叶德辉等当代知名人士或多或少均与孙先生有所来往。在与这些人的来往当中，孙先生耳濡目染，接触了许多比较高深的学问，裨益非浅。当众人闻其有志编书时，也都乐意助之。初时，缪荃孙、陈君田、叶德辉等人“尝谓先生曰：‘遇丛书全集之书，其朱记荣《汇刻书目》所不载者，尽可写之，补其不备。’先生效法数年，积稿至数百种，将欲编次，而上虞罗氏《续汇刻书目》刊布，检其著录，与先生写记大半相同，所以置之未果。”①仅将顾修以来十数家丛书目录漏略者，编成《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其后，陈垣、伦明、徐鸿宝、孙君人、张鸿来等人又指点先生“辑书须有原委，使览者若饮河流而知昆仑星宿所出，殊无汉漫穷搜之苦，为可尚也。”又曰：“关于实用之书，均可写记，不必限以丛书一类也。”②孙先生心胸顿开，更效其法，终于走上了宽广的治学道路。

其三是孙先生能够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扬长避短，选定正确的主攻方向。孙先生一生从事古籍贩卖，每年总有成千上万卷古书经手而过，这对于他治学版本目录恰是得天独厚。但是，在这书山学海之中，该从何处下手呢？早年孙先生颇觉彷徨。在这方面，伦明先生的行为对他启发很大。民国初年，伦先生致力于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全力注意清代著作。自古以来，藏书家皆贵远贱近，惟宋元版本是尚。而伦先生却喜收近人之书，使孙先生颇为惊讶。伦先生为其言佳处何在，使孙先生渐能推所未知，逐步认识到我国历来有编史修志的好传统，收集研究清代

著作的意义十分重大。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他选择了治学清代著作版本目录。我们想像，倘若那时孙先生选择搞什么类书、全书，或者搞什么校注、考证的话，不仅客观条件不允许，而且主观条件方面也不够充分，根本不可能象搞版本目录这样驾轻就熟。所以说，孙先生最后选定自己治学清代著作版本目录，无疑是明智的正确的。后来的实践亦表明，孙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循着这个主攻方向奋进的，从他已发表的著作来看，即使是次要方向的材料汇编著作，也几乎全都植根于清代著作的土壤上。

要而言之，孙殿起先生的治学道路是一条独僻蹊径的道路。在认识上，他首先看清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关系，从主观意识上架起通途的桥梁；继而，又明确了生计与治学的位置，从客观环境上尽可能地为实现理想创造条件。在方法上，他既有虚心请教博取众长的一面，又有量体裁衣因地制宜的一面。这些都是这个目录学家之所以成功的必然所在。

孙殿起先生的著作问世以后，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见到《贩书偶记》后曾致函孙先生并赠言：“备见苦心，琳琅满目”。解放后，孙先生著作的大量发行，于文史研究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些作用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最主要的是通记古籍，为查找古籍版本情况提供方便。这方面的著作有《贩书偶记》及其《续编》、《清代禁书知见录》和《丛书目录拾遗》。《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成书最早，当年曾起到补充各家丛书目录漏略之作用，随着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的出现，它的作用相应见小。《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二十卷是孙先生的代表作，成就较高。《贩书偶记》及其《续编》的特色首先在于它不录《四库全书总目》所见者，录者必系卷数、版本有不同者。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收书有三千四百七

十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书籍《总目》未能收入。而孙先生辑录的《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收录了清人著述多达一万五千种以上，都是《总目》所没有的。这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就起到了补充《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不足的作用。再一点是《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不录丛书中所见者，录者必系初刊的单行本或抽印本，这样，它不仅避免了与丛书目录的重复，而且恰恰起到了丛书子目索引所欠缺的一种功能。此外，《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还大量地记录了清代以来作家们的稿本、抄本，这亦使得它显得与众不同。《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它在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必将留下光辉的一页。《清代禁书知见录》亦是孙殿起先生根据积累的资料编辑出来的一部版本目录。清代禁毁书籍品种繁多，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切数字。姚觐元曾觅得四种禁毁书目，收在《咫进斋丛书》中；邓实曾根据吴氏小残卷斋所藏传抄足本和江宁官本违礙书目增补姚氏所无者，合刻入国粹丛书中；陈乃乾又据《文献丛编》、《掌故丛编》中各省禁毁书籍单增补了一部分，编为《索引式禁书总录》；以后更有多种版本的禁毁书目行世，可惜它们都“仅载书名、人名，至其各书卷数、刊本、年代，均付阙如。”<sup>①</sup>先生深以此为憾，便有心志之。他“每于收书时，遇有禁书，辄详记其卷数、著者、籍贯及刊镂年代，以补原书之缺。岁月既久，不觉积有成编。”<sup>②</sup>《清代禁书知见录》分为正编和外编。“正编”为以上禁毁书目见者；“外编”均为作者经见而禁毁书目所不载者，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增补了以往各本所无，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性质似在禁毁之列，但却是禁弛以后晚出的重辑本或重印本。这样，《清代禁书知见录》就具备了以下几个特色：一、提供了大部分禁书的版本情况；二、增补了一定数量的遗收书目；三、附录了一部分禁书后来的流传情况。《清代禁书知见录》的出版，亦很受广大文史工作者欢迎，它为大家研究

清代禁书情况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论据。

孙殿起先生著作之作用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搜集保存北京地方文史资料。这方面的著作有《琉璃厂小志》和《北京风俗杂詠》。《琉璃厂小志》本质上是一种文献志。其中有琉璃厂书业状况和变迁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厂甸风光和名家故居情况方面的资料，亦有文人学者的书画题跋和诗词文赋，还有作为附录的字画、古玩等业及慈仁寺、隆福寺书肆情况的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孙先生平日留心古籍点点滴滴地摘抄出来的，亦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孙先生根据自己在琉璃厂几十年的亲见亲闻和调查访问而撰写的。琉璃厂是清代乾嘉年间形成并逐步兴起的一条文化街，它不仅在北京有名，就是在全国亦是著称的。据黄裳先生回忆，当时“人们到琉璃厂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挲品味，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在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sup>⑨</sup>自然，这些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也使得帝国主义分子馋涎欲滴，所以，琉璃厂书肆亦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掠夺的码头。据孙先生所记“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况”<sup>⑩</sup>可知当时地方志书“普通本以笱计，每笱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永乐大典的每册现银壹佰圆，购去数十册”，“贵阳陈嵩山皮藏明板书数十箱……全部掘载而去”等令人痛心的事实。今天，琉璃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了它历史的过去，有关其历史的记载散见于各家文集和各种报刊上，在孙先生以前还一直没有人整理过。孙先生独运匠心，于广收博采之基础上精加去取，成就了一部琉璃厂文献志，为人们开展中国书业史和北京地方史研究留下了一份具体的宝贵的原始资料。《北京风俗杂詠》（原名《清人北京竹枝词选集》，出版时易今名）亦是孙先生在同样的指导思想下辑录起来的一部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的

参考资料。其中主要是清人，亦有少数民初人题詠北京风土人情、四时节令、名胜古迹和民间技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原书今天已难寻觅，由于孙先生的苦心，在此得以聊存一觚。<sup>①</sup>

此外，孙殿起先生的著作除未整理出来的尚有，发表在六二年第九期《文物》杂志上的《庚午南游记》和发表在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选编》上的《记伦哲如先生》。这两篇文章都是孙先生卧病时口述的材料，由其受业弟子雷梦水先生记录，事后整理成篇的。《庚午南游记》是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孙先生南下访书的日记。其中不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罕传之清代著作的版本情况，同时也向我们再现了孙先生当年辛苦贩书的生涯。《记伦哲如先生》则是一个热心事业的藏书家传略。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伦明先生“嗜书成癖”，“身着破衣烂履而不以为然”的形象，他那种“卅年赢得妻弩怨，辛苦储书典笥裳”的精神跃然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都有助于我们今后在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

孙殿起先生的著作在文史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示了他在版本目录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亦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治学特点。这些特点，仅用“详实”二字即可概括。“详”，是说明孙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力求详尽；“实”，是说明孙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力求确定。详实或许亦是其它目录学家们的治学特点，但孙先生的有其特有的内涵。孙先生的“详”是在排除了已有的学术成果之外，尽可能全面地搜集那些别人所不容易注意的东西。例如：《丛书目录拾遗》旨在拾遗，《贩书偶记》及其《续编》旨在罗列四库全书总目与丛书目录以外的东西，而《琉璃厂小志》呢，其不仅是开创性的一种专门文献志，而且材料之全面令人惊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有人要查《梦厂杂著》系何人所为，遍涉他书而不可得，在孙先生的《贩书偶记》中就可以找到，并且可以得知是书的作者籍贯及其版本、刊刻年代诸情况。这种于他人成果

之外苦心拾遗力求详尽的“详”，就是孙先生特有的“详”了。孙先生的“实”是基于亲见亲历之上的，这点我们从孙先生的主要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出来。例如，《清代禁书知见录》中有流传极少的体宁汪观选康熙五十四年静远堂刊刻之《白春山人诗选》三卷，是书在清初肯定为禁书无疑，而现今世存各种禁燬书目中皆不见录，若非孙先生亲自剖析，必不敢贸然列入《清代禁书知见录》。因此，窥一斑而推知全豹，可以说，孙先生所记载的这些禁书情况基本上是确实可靠的。再如，搜集文献方面的著作《琉璃厂小志》，它所记载的正是孙先生毕生所从事的事业，所反映的正是孙先生大半辈子生活的地方，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sup>⑫</sup>之利，足以信赖，足资考证。

总而言之，孙殿起先生利用自己有限的精力，立足于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以特有的“详实”作风，为自己在版本目录学领域垦辟了一块田地，独树一帜，自成为一家。他在其每一项劳动成果上都打上了职业的印记，他走的是一条异乎常人的治学道路，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古旧书业界治学版本目录者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中国现代史上治学版本目录尚有他者，惟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必须一提的是孙殿起先生的助手雷梦水先生。雷先生是孙先生的外甥，十五岁开始受业，其为人、其治学酷肖其师，可谓是一脉相承一乃其舅。一九五五年孙先生患高血压病后，他的著作能得以迅速脱稿交付出版，几乎全仗雷先生梳篇理叶分类排比之功劳。孙先生的手稿有的很紊乱，由于当时的时间和地点条件限制，往往一张稿子上有琉璃厂资料、又有竹枝词，一种书的版本情况重复记录十次、八次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些使得雷先生为之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填进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雷先生不辞劳苦，决心继承遗志，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他先后为孙先生整理的著作有《清代禁书知见录》、《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和《北

京风俗杂詠》；根据孙先生口述写作的文章有《庚午南游记》和《记伦哲如先生》；目前正在整理的有《慈云寺志》——附《顾祠小志》等。他还为《贩书偶记》及其《续编》编制了四角号码书名、著者综合索引，在《贩书偶记》八二年新一版时，又为它改正排印差错增补漏略遗缺近一千三百余条。近闻雷先生已完成了《贩书偶记续编》校补五百二十余条，还自著了《古书经眼录》和《〈中国丛书综录〉校补》。《古书经眼录》主要是记录稿本、抄本等罕见本以及个别虽一般但特点明显之书籍的详细版本情况，收录约有七百多种，皆为雷先生亲眼所见笔录。《〈中国丛书综录〉校补》主要是雷先生在翻检《综录》时发现有的作者搞错，有的书名搞错，有的丛书有十种而《综录》只录八种等情况，随手记录积累而成的资料，其补正《综录》达一千五百条之多，颇能说明雷先生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我们衷心地希望雷先生的这些劳动产品能早日公诸于世，裨益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学术研究。

今天，雷梦水先生已年近古稀，但他于八小时以外每日必灯下伏案，孜孜不倦。问他，孙先生和您在治学上有何门径。他回答说：“我们都是些没有学历的人，只有注重本行，以勤补拙，才能搞出点东西来。”雷先生的话虽平常，但却是一个并不难理解的成功秘诀，不知人们、尤其是各条战线上的青年人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程度的启发和教育。

## 注

①② 伦明《丛书目录拾遗序》。

③⑤⑥ 雷梦水《孙耀卿先生传略》，载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

④ 张惠珍《访〈贩书偶记〉作者——孙殿起》，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22日第二版。

⑦⑧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

⑨黄裳《琉璃厂》，载《读书》1983年第八期。

⑩见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六章。

⑪参见石继昌《幽燕沧桑的记录》，载《读书》1983年第三期。

⑫章学诚《修志十议》。

## 杨本《天工开物》是建阳版

潘吉星先生《北京图书馆藏杨本〈天工开物〉——兼论〈天工开物〉旧刊本的若干版本学问题》（载《文献》第11辑）介绍了明版清初修补本“杨素卿梓”的《天工开物》，很是详细。但是，潘先生说：“至于杨素卿其人，至今没有查得有关资料。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刊刻此书的地点在福建（或四川），因为杨馆本所用竹纸形制与笔者所见明末福建（或四川）竹纸类似。这一点尚待进一步探讨。”

李一氓同志《一氓题跋·明刊清印玉簪记》中说：“（《玉簪记》）每卷首次行均刻‘潭阳素卿杨居案梓’八字。与卷首首行题名字体相类，而与全书字体异其趣，故实属补刻。杨氏为明清间书贾，曾重刊《天工开物》，颇疑杨氏收旧版，翻新名，异假托钟、魏批评，以求炫于购者。……”这里可以看出几点：（一）杨居案字素卿，明清间福建建阳（潭阳）书贾。潘先生所作的推测，这里找到了确切的答案。（二）杨素卿刊刻的《天工开物》是重刻本，不是初刊本。潘先生的结论也这样。（三）杨素卿刊的《玉簪记》和他刊的《天工开物》一样，“就原版片挖补改刻”，都是明版清初修补本，这大概是杨素卿惯用的手法。

此外，傅惜华先生《明代传奇全目》著录明史槃《鹤钗记》的版本有明末书林“素卿杨居案梓”的一种和明无名氏《红梨花记》的版本中有明万历年间“书林素卿扬居案梓”的一种，这两种刻本均有《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也可证明杨素卿是明清间人。

• 官桂铨 •